

海狼・美洲虎

何 欣



海狼・美洲虎

海狼·美洲虎

傅 荻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冈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25印张 140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武汉第1次印刷

印数：1—24,500册

统一书号：10355·715 定价：1.10元

目 录

海狼·美洲虎.....	(1)
情报将军之死.....	(64)
“山茶花”之谜.....	(86)
一个奇特的叛徒.....	(158)

海狼·美洲虎

善良的人总希望天下太平，
可老鼠却盼着夜幕早早降临。
当你徜徉在橱窗旁边的時候，
身旁就可能有魑魅鬼影！
不信？朋友，

《海狼·美洲虎》将为你作证！

——作者赠友人吴爱华

(一)

汽艇载着M电影制片厂的A导演和《海狼·美洲虎》摄制组及我这个编剧，疾驶向孟沙岛。

A导演人到中年，以前执导过几部悲剧影片，颇受观众好评。这次，也不知咋的心血来潮，抢着要拍《狼》片，我和他素昧平生，由于工作需要，我俩从天南海北走到一起来了。尽管我比他年长五岁，可在他的面前，我却是毕恭毕敬。好不容易没被“电”触死，《狼》剧文学本“过五关斩六将”得以通过，如今，此本交给他，拍好拍坏全在他的能耐，我能得罪他？谁不希望自己的电影剧本拍摄上映后打响？

我这是三上孟沙岛，在以前两次采访中，我对这个祖国南海中的宝岛已有深入的了解。

孟沙岛是我国南海上的一座大岛，说它大也是和周围小岛相比较。其实它只十七平方公里，岛上有居民四千二十七

人，大部份以打渔为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渔民们逐年富起来，以前的破土房变成了清一色的二层楼的砖房，沙发、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成了家家户户的必备陈设。一到夜晚，小码头上，灯火通明。岛上唯一的一条从码头通向居民集中点的柏油路旁灯光耀眼，彩色电视机屏幕回旋的光环从一扇扇窗户射出，把夜雾中的小岛装点得绚丽多彩，收录机里传出流行歌曲，在夜空中交织，变成了苏小明、李谷一、蒋大为等人的“混声小合唱”。

孟沙岛在欢笑，在沸腾，在喜气洋洋中飞跃。但深知四周敌情的孟沙人民并没有沉浸在甜蜜的生活中，他们始终没有忘记隔海相望的黄花屿上盘踞着一个连的蒋军，他们犀利的目光时刻注视着遥遥相对的越南小霸占据的雷公岛上敌军的动向。A省军区正是考虑到孟沙岛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岛上派驻了一个加农炮连。A省公安局在岛上设立了孟沙派出所，所长叫司徒敏男。他就是《狼》剧中主人公上官云龙的原型。在A省公安局出的内部简报上，我看了他的先进事迹介绍，于是萌发了以他的素材为基础创作电影剧本的念头。在两次登岛采访中，我对他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司徒敏男是岛上加农炮连的老连长，一九七六年复员，他不回老家河南兰考，坚决要求留在孟沙岛，上级满足了他的要求，任命他为派出所所长。为了扎根岛上，他把老母和妻女统统从兰考接到孟沙。上任不几年，他带领派出所仅有的三名干警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抓获了十三艘走私船，给国家上交了价值一百十七万元的走私物品，活捉了从黄花屿派来的二名蒋特，生俘了混在难民中的三名越南间谍。从此，他的名字传遍南海诸岛，电台播，报纸登，他的先进事迹在岛上家喻户晓，渔民给他送了一个美称：“间谍克星”。

俗话说，好人多磨难。就在他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他那在学校当教师的妻子在特大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为保护学生们脱离危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把照顾老人和抚养小女儿的重担留给了时年四十四岁的丈夫。司徒敏男既要管所里的工作，又要忙家务，体质一天天垮下去了，原来板结浑实的身材如今变得消瘦清癯，三条抬头纹悄悄地爬上了前额，黑红的脸颊渐渐浮上了一层灰色，一年不到的时间，他明显地见老了。有几个热心人主动给他介绍了几个对象，他连面都不见就拒绝了。按理说，他这个岁数还不是对爱情冷漠的年头，可他硬是不续娶。他曾和最要好的战友，现任加农炮连连长戚汉林说过：“俺最怕后娘虐待老人和孩子，与其到那时闹矛盾，还不如现在不相亲！”就这样，他又当爹又当妈，苦苦地熬着光棍的时光……

“伙计们，孟沙岛到了，咱们是老虎还是老鼠，就看各位亮相了！”A导演突然喊了起来，他的双眸爆出光采，双手一个劲地在空中挥舞。

听人说，导演拍片前的精神状态决定了片子成败的二分之一。现在，A导演一见拍片的外景地，精神就如此亢奋，好兆头！我的心情为之一振。须知，他可以叫我的文学剧本锦上添花，也可让我的文学剧本黯然失色，全凭他临场的情绪好坏啊！

（二）

我们一行刚踏上码头，孟沙岛上的“首脑”们纷纷上前握手寒暄，这其中当然有司徒敏男。

我们在岛上的招待所住了下来。

经过七天的准备，今天早上就要开拍。A导演一反常

态，脱下茄克，只穿了一件背心，如果不是出于礼貌上的考虑，他大概会穿短裤头。

化好妆的演员们聚集在拍摄现场，四周围观的人一层又一层。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上，看拍电影，他们还是头一回，能不来瞧热闹吗？

由于围观者的喧哗声太响，A导演不得不拿起了半导体话筒：“诸位，咱们的《狼》剧出新，脱俗，不但惊险，而且有情。没情的片子谁看！对吧？拍好此片，我有信心，愿上帝保佑，你们比我更有信心！”

自演员从全国各地调齐后，他这样的鼓动性演说，在我的记忆中不下四次。他可能是个好导演，但决不会是个出色的演说家，那结结巴巴的广西话，不能不使他的鼓动演说逊色。

“今天，拍第一场戏：鲨鱼——美洲虎——闪电行动队。各就各位，老C，开始！”A导演终于宣布了开拍令。

这个叫老C的演员是某省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身材相貌酷似唱《赞歌》的胡松华。那般萧洒，那股冲劲，那种风度，曾使多少姑娘在电视机屏幕前为之倾倒。A导演让他在《狼》剧中担任解说员，无疑会给影片增色不少。

“老A真是用心良苦哟！”我在心里嘀咕。

老C神情肃穆地向摄影机缓缓走来，摄影师根据老A的分镜头剧本，渐渐地把镜头推成老C的脸部特写。有人说老C的普通话好听得没治，现在听他朗诵，果然名不虚传。

“在靠近泰国不远的公海上，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丁’字型小岛（由于各国的海图上对它均无标记，作者姑且称它为丁字岛），岛上怪石嶙峋，沙砾遍地，在这里要想看到一点绿色，如同象在月球表面要呼吸氧气一样困难。

“本来，这是一个无人关注的冷僻之所，不知有多少年，没有人踏上它的土地。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国际上有一个小有名气的‘冒险家’看中了丁字岛，他带领二十七种各种肤色的人登上了岛上的沙滩。没日没夜地驱使这几十个人凿礁炸石，平地开路，开了整整三个月，在岛上垒起了六间水泥房。从此以后，每当夜幕从西天渐渐拉向海面时，岛上就响起了爵士音乐，摇摆舞曲，电台‘的哒’声，发电机的‘突突’声。水泥房射出的灯光，给黑黝黝的岛屿增添了几丝亮色。

“这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到岛上来安营扎寨要干什么？只有天知道。除了岛上的海鸟惊骇地瞅着他们，不时发出‘啾——啾’的鸣叫声外，世界上其它地方善良的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充满血腥味的罪恶巢穴已在公海上建成了。

“那个人是国际上代号‘鲨鱼’海盜集团的一个大头目，他的部属只知道他的代号叫‘美洲虎’，至于他的真名实姓，生平经历，和绝密文件一起，锁在了‘鲨鱼’总部的摩天大楼的保密柜里。

“‘美洲虎’是‘鲨鱼’总部的得力心腹。他四十六七，身高足有一米八二，浓密的黄头发，还算得上英俊的脸上长着硬如猪鬃的络腮胡，浅蓝色的眸珠中，经常透射着七分骄横、三分精灵的光波，宽长的腰带束不住凸出的腹部，尽管他双腿修长有力，可双手还是不时托着隆起的肚皮，他那迈步走动的神态，使人很自然联想到南极洲的企鹅。他不但精通英语，还会讲日语、汉语、支那语和朝鲜语。他手下的人，有欧洲的彪形大汉，也有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乃至柬埔寨的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能搏斗，全副武装，能水

陆两栖作战。他们全都俯首贴耳于‘美洲虎’，他的话如同‘圣旨’、‘教言’，任何人不得有丝毫的违抗。”

“停！”A导演满面春风，不无得意地说：“老C的表演叫我满意，拍摄一次成功！”

可我心里却惴惴不安起来，按照我写的文学剧本，老C本只有一段解说词，其它的内容用画面出现。电影嘛，应该是视觉形象。但现在老C一个人面对镜头（也就是观众）滔滔不绝地讲了八分四十七秒，那些拿了钱到剧场来看《狼》剧的人，能坐得住吗？

“A导演，老C同志是否说得太长了？”我有些担心地说，“观众会耐不住的！”

A导演不以为然地甩甩手：“不会！就凭老C那张英俊的脸蛋，就能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里来！再说，外国电影《巴顿将军》、中国的《陈毅市长》都有类似的开头，只不过老C的开场白比巴顿、陈老总多说了二分钟。惊险电影要创新嘛，就得来点出人意料的！我的自我感觉良好！”

也许他说得对，惊险片不来点意外之笔，难以令人瞩目。我不再提出疑问，默默地点点头。

A导演又拿起半导体话筒，声音宏亮地说：“下面拍第二场戏，‘美洲虎’在K国首都‘鲨鱼’总部受令！K国首都夜景用资料片代替，内景就用岛上老华侨贺光年老先生的洋楼，马上易地开拍！”

一个小时后，贺先生小洋楼的第二层已按A导演的要求布置停当，扮演“美洲虎”和“鲨鱼”头子的演员完全进入了角色，A导演一声令下：“实拍！”

“鲨鱼”头子搂着妙龄女郎，望着“美洲虎”的目光中多少混杂着不放心的神色，他只得又一次向手下叮咛：

“你知道，我是轻易不叫你出马的，可开辟东南亚、中国方向，实在是有关‘鲨鱼’的战略行动，所以，只能叫你辛苦一趟。记住，你必须及时、准确地掌握中国南海、东南亚诸国石油开采、战略性矿源探测的情报。这些东西，到五角大楼、东京、莫斯科、耶路撒冷，一出手就是黄金！另外，越南大批驱逐难民，公海上漂流着女人和财宝。你去抢！去夺！财宝整袋运来，女人也尽早运到。这些尤物一到手，就是金币！当然，第一位的是矿产情报！首先是中国南海有战略价值的矿产情报！我想，你是不会辜负我的期待的！”

“美洲虎”摸摸黄头发，狡黠地笑笑：“我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让您失望的记录！这次——”他耸耸肩，双手紧紧攥拳，在空中划了个一百二十度的弧线，“也一定成功！”他的话铿锵有力，充满自信。

“很好！你先去建窝子。肯定是艰辛的。打开了局面，我派人去换你，你要去什么地方散心由你挑，要什么女人消遣随你选！”

“老板大方，我能不拼命？”“美洲虎”感激地望着老板，毛茸茸的大手握着干瘦的五指。“厄运不属于‘美洲虎’，桃花运时刻和我相随！”

“愿上帝保佑你！”

镜头快速地摇向老C，他望着“定格”中的“美洲虎”和“鲨鱼”头子，又开始了解说：

“就这样，‘美洲虎’辞别了老板，带着他手下最得力的‘闪电行动队’上了岛。”

“好！”随着A导演的语音消失，摄影师手中的杌子停止了转动。大家（当然也包括我）都被扮演“美洲虎”和

“鲨鱼”头子的两位演员惟妙惟肖的演技征服了。他俩更是为一次实拍成功而振奋。在他俩的记忆中，因导演不意满而来回折腾，同一场戏反复拍摄三四次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不错！出师告捷，首战顺利！我提议各位和我共同举杯，为《狼》剧早日问世，干！”A导演眼角、嘴边的弧线里贮满了笑意，右手不知是有意无意地把酒杯举得高高的。

A导演的兴致很高，我何尝不是喜气盈盈。我高举酒杯，一饮而尽。

(三)

A导演不知是那来的那股牛劲，硬是规定每天要拍三十五个镜头。白天没完成指标，夜晚接着干。那些小有名气的演员背地里叫苦不迭，可一到摄影机前马上精神抖擞。时间悄悄地溜过去了二十四天，A导演已经熬红了双眼，在演员们疲乏不堪的时候，他总是少不了说这几句话：“兄弟姐妹们，咱们演公安英雄，就得多少有点他们吃苦耐劳的素质。咬紧牙，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这几句话还真管用，累得头昏眼花的演员们望着A导演憔悴苍白的脸，一个个又鼓起精神走到摄影机前。

A导演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摄影机日夜不停的运转，不久前发生在岛上惊心动魄的一幕，活灵活现地进了镜头……

“美洲虎”在丁字岛捱过了三个冬春。在这段时间里，他果然旗开得胜，颇有“成绩”，他派出的“闪电小组”，接连搞到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石油勘探、磷矿储量、锰矿品位情报，甚至连珠宝生产的情况资料都到了他的手里。他用重金收买的内线，不断报来越南难民出逃的路线，使他派出去

的武装机帆船在公海上拦截频频得手。丁字岛上的金银珠宝装了一箱又一箱，抢来的越南女人运了一船又一船，然后，他通过海上“特殊航线”，把财宝和女人送到了总部老板的手里。由于他干得出色，老板连着拍来了三次嘉奖令，还特意物色了一个金发女郎送上岛，供他淫乐。

“美洲虎”是个野心吞天的惯匪，他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中国方面一无所获，没有丝毫突破，是他的一大心病。他闯荡各大海域历时二十三载，只要是他看中了了的“猎物”，不管是克格勃严密封锁的，还是五角大楼着意看守的，他都能神出鬼没地把所需之物搞到手，可唯独这个中国，既无内线可利用，“闪电行动队”又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凡是在中国领海上勘探石油的钻机旁边，必有中国舰艇巡逻，他们“闪电行动队”硬要冲上去，必然会被闪电般地消灭。中国南海的矿藏开发，只要有军事价值和重要经济价值的，全都封得严严实实——报上滴水不漏，片语不登。一时间，“美洲虎”在丁字岛的水泥房里坐立不安，焦躁异常，性情变得十分怪戾，动辄打人，连他那形影不离的金发女郎也难幸免。他心里十分清楚，如果中国方面再不突破，总部老板派来的可能就不会是女人，而是“凶神”（“鲨鱼集团”的暗杀者）。

这时，身穿武士短扎的马来西亚人万加耶脸带笑容地跑进来，来不及喘口气，就咧开了嘴唇：“将军！将军！抓……抓到了！”

“美洲虎”从未从军，怎么又变成了将军？原来，他特别崇拜拿破仑、巴顿、艾森豪威尔，所以，命令部属不许叫他的代号，而只能以“将军”相称。在他看来，挂不上将军肩章，是一辈子的憾事。他认为自己的魄力，可以指挥一个

十万人的兵团。他常常抱怨自己生不逢时。

“什么抓到了？！唔？！你他妈的就不能把话说清楚？！”“美洲虎”正在气头上，万加耶刚才没头没脑的报告，使他火冲脑门。他顺势一脚，万加耶仰面而倒。

万加耶脸上的媚笑荡然无存，细长的脖子挺得笔直，惊悸的眸珠盯住了主子高扬的拳头，他这副模样，就象电视片《动物世界》里的长颈鹿发现了草丛中的雄狮。他爬起来，半蹲半跪，大约花了一根烟的功夫，才把事情来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今晚，是万加耶在岛上值巡逻哨。“美洲虎”自上了丁字岛后，做贼心虚，对岛子四周警戒甚严，除了在岛子两端派了固定哨外，每逢风雨，他还要加派巡逻哨。

万加耶端着枪在岛上边走边看，渐渐靠近了沙滩，猛然，一道眩目的闪电，凭借闪电，他发现海中有一人抱着一根木头，向沙滩游来。万加耶那长颈鹿似的脖子又伸长了零点三厘米，瞪大了三角眼，不错！真是一个人，向他站的方向游来。他立即蹲在一个礁石臂后，屏神敛气地盯着泗水者。不一会，那人歪歪斜斜地上了沙滩，还没容他站稳身子，万加耶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他毫不反抗，也许是他精疲力竭。万加耶把他双手反扣，怀着“即将得赏”的喜悦，连推带拉地把他押到了水泥房前。

“美洲虎”耐着性子听完他的话，问：“看模样是什么地方的人？”虽然还是一副凶神恶煞般的面孔，但声音却温和多了。

“中国人！”万加耶骄傲地一晃脑袋。他那细长的脖子好象支撑不住肥大的头颅，两根青筋绷得老高。

“中国人？！”“美洲虎”的眼前一亮，凸出的腹部猛

然一抖。

“他讲中国话！”万加耶的三角眼一下抓住了主子眸珠中掩饰不住的喜悦，一股甜蜜立即在心房四周扩散开来。

“好！抓得好！”“美洲虎”凶颜尽散，眉舒目展，双手扶起万加耶，粗大的手指一挑：“赏他一瓶威士忌！”

金发女郎连忙过来，笑盈盈地把一瓶未开封的威士忌递给万加耶：“这是将军对你的奖赏！”

“美洲虎”把锋利的匕首插到木桌上：“把中国人押进来！”他又恢复了“虎”的狰狞。

万加耶用劲一推，双手后扣的中国人跌进门来，他瞥了一眼“美洲虎”，又瞅了瞅金发女郎，满不在乎地扫了一下闪着寒光的匕首，等待面前的欧洲大汉开口。

“美洲虎”犀利的目光从头到脚把中国人打量了一番：他身高一米六以上，三道深深的抬头纹和爬满眼角的鱼尾纹，证明他已四十开外，油黑的脸庞和身上不时散发出鱼腥味，使他渔民的身份不问自明。特别使“美洲虎”感兴趣的是此人神色平静，毫无怯色，看来颇有点胆量。

“不怕死的人，是能干大事的！”“美洲虎”嘴里不说心里嘀咕。“此人也许是我用得着的人，但愿他不是坚定的共产分子！”

“松绑！”“美洲虎”流利的中国话使中国人一惊。

万加耶不敢怠慢，忙替中国人解开尼龙索。中国人揉揉手腕，不等“美洲虎”许可，径自在石凳上坐下来。他那宽实的胸脯和粗壮的双腿使万加耶平添几分妒意。

“美洲虎”并不急于提问，中国人也不开口，两人默视对方，狡黠的眸光在空中相碰，房里静极了，更衬出室外风浪的喧嚣。

“‘美洲虎’先生，你该审问偷渡者了！”中国人冷冷的话语打破了房内令人压抑的沉默。

“美洲虎”肥胖的身躯为之动！“他怎么知道我的代号？”仅凭这一点，就能证明对方不是个凡手，“美洲虎”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

“我感兴趣的是你怎么知道我的代号，当然，如果你愿讲出真情，我会很高兴！”“美洲虎”满是横肉的脸上挤出一丝很不协调的笑意。

“不要以为只你一家，别无分店！”中国人不作正面回答，话音中不无讥讽。“世界大得很呐！”

“这么说，你也是杀鏢的了！”“美洲虎”说了句黑话。“杀鏢”就是海盗的同义词。

“我可干得比你们文雅，刀不刃血，手不染污！”

“别卖弄啦！”“美洲虎”冷冰冰地叫了一声，“我现在要你讲出真实身份。你如果不说，两分钟内，你就去西天旅游！”

“别拿死吓人！阁下，你应该知道，干我们这行，早把性命的一半交给了阎罗君！”中国人突然站起，脸上浮起怒气，“开诚布公吧，咱俩具体行当不一样，但并没有利害之争。我们的对手是共同的——共产主义！”

“美洲虎”听出了他的话外音：“你是台湾的？”

“我佩服你的判断力！交真底吧，我是党国派往大陆的谍报员，在孟沙岛已潜身二十五年了！”

“那你今晚又为什么漂泊海上？”

“今天是和台湾来人接头的日子。我利用出海打鱼的机会泅入海中，在机帆船上和上司见了面，接受了新任务，没想到游回渔船时，海上陡起大风，才把我刮到此地。在台湾

谍报局，你的大名是无人不晓的！”

“哦——！”“美洲虎”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他倒在行军床上，暗暗地在心里思索：中国人的话是真言还是迷幻剂？下面应该如何与他深谈？在总部，他常听人说中国反间谍人员神通广大，变化莫测，稍有不慎，轻者上当受骗，重者身首分家，但眼下，他一时难分真假，看来，还需进一步盘查。

“你既然交了真底，我也不瞒你，目前，我极需中国大陆内线，我希望你能同我们合作。”

“我答应了你，不就变成双重间谍了吗？”

“干嘛瞪那么大的眼睛，在国际上，双重间谍可是屡见不鲜的哟！”

“当然，如果条件合适……”中国人故意停顿，留下一串“潜台词”。

“要钱？”

“人为财死嘛！”

“多少？”

“两根金条作见面礼？”

“小意思！给！”

“以后呢？”

“每向我提供一次情报给伍百元！”

“伍百元？……太少了！台湾要知道我在为你们服务，会叫我的脑袋搬家的！”

“一千！不少了吧？”

“这还象话。在巴黎银行开户！”

“可以。还有什么条件？”

“给一部微型发报机。”